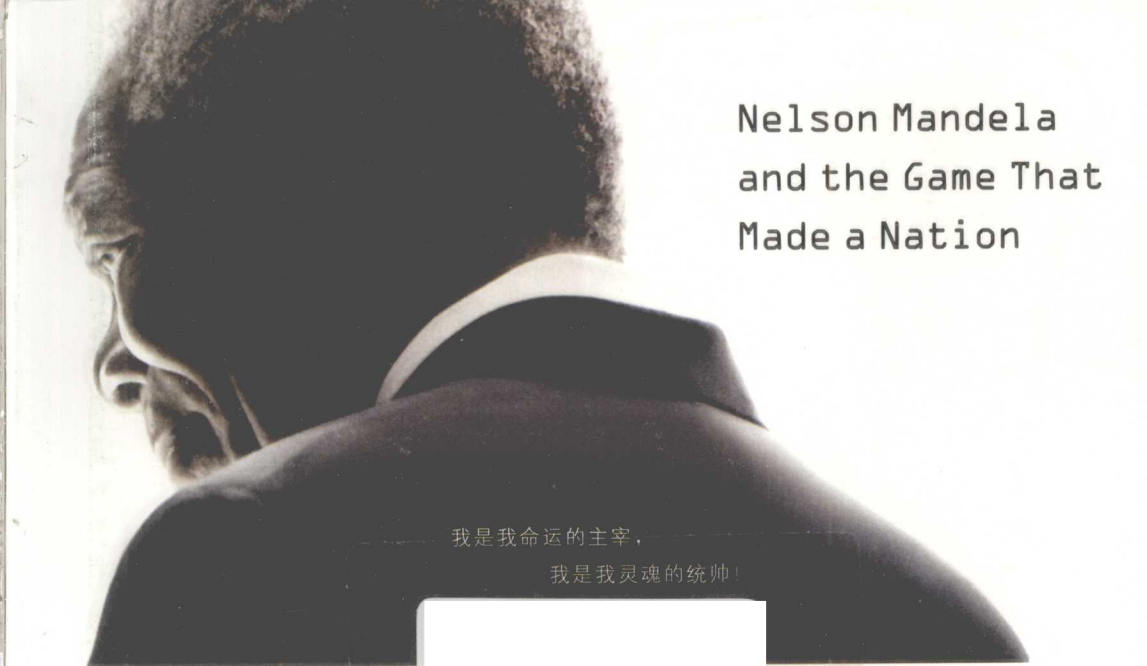




Nelson Mandela
and the Game That
Made a Nation

我是我命运的主宰，
我是我灵魂的统帅！

INVICTUS



不可征服

纳尔逊·曼德拉治国传奇

约翰·卡林 著
John Carlin

Nelson Mandela and the Game That Made a Nation

纳尔逊·曼德拉治国传奇

John Carlin

贾文渊 贾令仪 译

法律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可征服:纳尔逊·曼德拉治国传奇/(英)卡林
著;贾文渊,贾令仪译. —北京:法律出版社,2010.3
ISBN 978-7-5118-0424-2

I. ①不… II. ①卡…②贾…③贾… III. ①曼德拉,
N. 一生平事迹 IV. ①K834.787=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20569号

不可征服:

纳尔逊·曼德拉治国传奇
[英]约翰·卡林/著
贾文渊 贾令仪/译

编辑统筹 大众出版分社
策划编辑 赵利铭 柯恒
责任编辑 柯恒
装帧设计 乔智炜

©法律出版社·中国

出版 法律出版社
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
经销 新华书店
印刷 永恒印刷有限公司
责任印制 沙磊

开本 787×960毫米 1/16
印张 13.5
字数 157千
版本 2010年3月第1版
印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

法律出版社(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)

网址/www.lawpress.com.cn
电子邮件/info@lawpress.com.cn

销售热线/010-63939792/9779
咨询电话/010-63939796

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(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)

全国各地中法图分、子公司电话:

北京分公司/010-62534456
上海公司/021-62071010/1636
深圳公司/0755-83072995

西安分公司/029-85388843
重庆公司/023-65382816/2908
第一法律书店/010-63939781/9782

书号:ISBN 978-7-5118-0424-2

定价:32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)

目 录

引言 / 1	
第一章 曼德拉寓所里的早饭 / 6	
第二章 司法部长 / 15	
第三章 隔离政策 / 30	
第四章 征服大鳄 / 40	
第五章 两个世界,福祸天壤 / 50	
第六章 精神领袖曼德拉 / 61	
第七章 猛虎之王 / 75	
第八章 面具 / 84	
第九章 负隅顽抗分子 / 97	
第十章 与将军周旋 / 106	
第十一章 “要触动他们的心灵” / 115	
第十二章 队长与总统 / 127	
第十三章 “跳羚”队的夜曲 / 137	
第十四章 银矿镇 / 147	
第十五章 应对怀疑 / 153	
第十六章 六号球衣 / 160	
第十七章 “纳尔逊! 纳尔逊!” / 168	
第十八章 鲜血流进了喉咙 / 179	
第十九章 爱你的仇敌 / 190	
尾声 / 201	
书中人物今何在? / 204	
致谢 / 207	
资料来源 / 210	

引 言

我产生写这本书的念头后,最先听我讲出自己想法的人是纳尔逊·曼德拉。2001年8月的一天,我去约翰内斯堡拜访他。当时,他已卸任南非总统两年了。在他家客厅,曼德拉谈笑风生,态度和蔼亲切。我们先是聊起南非政治变迁的峥嵘往昔;在那个年代,我曾为一家英国报社报道南非时局。随后,我提出了自己对本书的构想。

一开始,我就托出自己构思的主题:放眼世界各国,不论人们是否意识到,其实人人都渴望某种理想国的模式。政客们则利用人民的希望,声称人间天堂唾手可得。但这并不现实,于是,各国的社会生活,与个人生活一样,都贯穿着对梦想的不懈追求。在曼德拉的个人生活中,也有一个梦想支持着他,让他承受住二十七年的铁窗生涯。这个梦想与马丁·路德·金的梦想相同——在他的国度里,评判一个人的标准,不是肤色,而是品格。

我侃侃而谈,曼德拉则正襟危坐,表情如狮身人面像一样神秘。一旦转入严肃话题,他在倾听时都习惯保持着这种神色。我滔滔不绝,心里却犯了嘀咕,不知他是在倾听,还是陷入了自己的思绪。不过,我提到马丁·路德·金的时候,他猛然点了一下头,嘴唇紧绷,下巴颤动。

我受到鼓舞,进一步介绍,这本书将要讲述南非政权的和平过

渡——从白人统治和种族隔离制度向多数决定原则和民主制度过渡。书中的内容,时间跨度达十年,从1985年他在狱中首次与政府进行政治接触开始(我注意到他此时又微微点了点头)。书中的主题具有普遍意义,所涉及的冲突,源自缺乏理解和信赖,以及各种族固有的宗派意识(tribalism)。我是从广义上来使用“宗派意识”这个字眼,内涵包括种族意识、宗教信仰、民族主义、政治观点等方面。乔治·奥威尔对这个字眼的定义是:“一种认为人类可以像昆虫一样分类的思维恶习,它肆意给数百万乃至数千万人贴上‘优等’或‘劣等’的标签。”纳粹主义消亡后,这种违背人性的恶习在各国早已被肃清,唯有南非仍使之完全制度化。曼德拉本人将种族隔离称为“道德上的种族灭绝”,虽然并非死亡集中营,却更加阴险歹毒,因为它扼杀了人的自尊。

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治制度在全世界独一无二,联合国将其定义为“反人类的罪行”。彼时正值冷战巅峰期,美国、苏联、阿尔巴尼亚、中国、法国、朝鲜、西班牙、古巴等诸多立场相左的国家,都赞同这一定义。然而,就在非正义笼罩的一片黑暗之中,缓缓升起了史诗般的和解曙光。

我向曼德拉指出,在记者生涯中,我见过许多努力为和平斡旋的使者:有人为中东和平斡旋,有人为拉美和平斡旋,有人为非洲和平斡旋,有人为亚洲和平斡旋。在所有这些人心目中,南非和平是他们渴望成功的理想巅峰。冷战结束以来,全球各地局部冲突不断爆发,“冲突消解”事业便应运而生。南非的所谓“谈判革命”,正是通过政治手段实现和平的教科书式的范例。一个国家从专制统治向民主政治过渡,手段如此高明,过程如此人道,南非在全世界可谓独树一帜。我承认,关于“南非奇迹”,有过大量文字描述,但我认为,还没有一本书揭示出这奇迹中的奇迹,即人的因素。在我设想的故事中,正面形象应是足以展示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至高典范,核心人物是有血有肉的英雄。书中描写了一个黑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,人们在怒吼,要复仇,然而,最终,大家仿效了曼德拉这个榜样,给全世界上了一课,演绎了什么才是文明的宽恕。在这本书中,人物数目众多,有黑人,也有白人,他们的故事就是南非的一幅幅鲜活画面,传递出南非这场民族救赎仪式的恢弘场景。但是,在这

一历史时刻,环顾世界各国的领导人,人们会发现,他们大多数皆为道德上的侏儒(曼德拉依然保持着狮身人面像般的神情,眼皮都没眨一下)。这本书,描述的就是曼德拉。这并不是一部传记,而是一部展示他政治天赋的传奇。他发挥自己的才干,向获胜的民众疾呼,激发出他们的美好品质,引导他们追随自己确立的方向,借用亚伯拉罕·林肯的话来说,就是“激发出他们本性中的善良天使”。

我坦言,关于这本书的故事框架,我打算利用某次戏剧性的体育赛事。体育是一种影响力极强的活动,既可调动大众情绪,又能塑造政治意识(曼德拉又点了点头,短暂而敏捷)。我举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例子:希特勒企图利用那次赛事来证明雅利安人种的优越性,但美国黑人运动员杰西·欧文斯却在比赛中赢得四枚金牌,彻底颠覆了希特勒的妄想;又比如杰基·罗宾森,他是美国职业棒球联盟的第一位黑人球星,改变了美国白人对黑人的意识,这种意识的变化进而导致了美国社会大变革;我还提到1980年的冬季奥运会,美国冰球队出人意料地击败苏联队,更妙的是,这场胜利,就发生在本国领土上。

接着,我引用了曼德拉一两年前说过的话,那是他向巴西足球巨星贝利颁发终身成就奖时的一段感言。我取出随身带的笔记,大声朗读:“体育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。体育的力量无与伦比,它能激励人民,团结人民……要打破种族藩篱,体育的力量胜过各国政府。”

终于,我向曼德拉讲述了这本书的核心内容,请求他给予支持。我对他说,有一次体育赛事,其重要性胜过我刚才提到的诸多例子。那次赛事具备了我們刚才谈话涉及的所有主题,魔幻般地激发出马丁·路德·金梦想中“手足之情的交响曲”,让曼德拉历尽艰辛的终生奋斗汇聚于一点。那次赛事是……

突然,曼德拉面露粲然笑容,客厅蓬荜生辉。他两只大手一拍,替我说完那句话:“……就是1995年世界杯橄榄球赛!”我微笑示意,证实了他的猜测。他补充:“没错。没错。说得太对了!你构思的这本书我完全明白了。”他的声音变得洪亮起来,这个八十二岁的老人仿佛忽然年轻了四十岁。“约翰,我祝福你。我真心诚意祝福你。”

握手道别时,我们两人都兴致盎然,约定不久之后再安排一次会面。第二次会面时,我用了录音机。曼德拉解释,关于体育蕴藏着政治力量这一观念,他最初是在牢狱中想到的。他描述了自己如何利用1995年世界杯橄榄球赛,使之成为实现战略大目标的一件利器。他是南非首任民选总统,为自己五年任期制定了如下战略目标——使黑人与白人和解,在国内创造持久的和平环境,扭转他获释后五年来濒临内战的危局。他告诉我,他尽力说服黑人民众,要他们支持本国橄榄球队,过程竟然困难重重。谈到此处,他不禁失笑。他提及球星弗朗索瓦·皮纳尔,口吻中带着敬意和喜爱之情;那是个大块头的白人小伙子,成长于种族隔离制度之下,在绰号“跳羚”的南非国家橄榄球队担任队长。说起身材魁梧的球队经理、荷兰裔白人莫尔纳·杜·普莱希斯,曼德拉的措辞十分礼貌,以不再流行的英式用语,称他是个“出类拔萃的伙计”。

有了我跟曼德拉那次交谈,随后,各方人士都愿意接受我的采访,为我写这本书助一臂之力。此前,从1989年到1995年,我担任伦敦《独立报》驻南非记者站的负责人,在那六个充满变故的年头中,我为后来这本书的写作积累了大量原始材料。接下来的十年中,我又肩负采访使命多次重返南非。不过,是在与曼德拉那次交谈后,我才开始特意为了写这本书而与人们交流。首先接受采访的人,是“跳羚”队名将汉尼·勒鲁。一般情况下,一位橄榄球运动员接受采访,不会流露多少情感,但这位球员却让我既感受到了热情,又体会到了激动。勒鲁是个举止体面的荷兰裔白人,政治观念比较淡漠,而谈到曼德拉,说起意识到自己在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打球的时候,激动之情溢于言表。黄昏时分,我们聚在一间办公室,没有旁人,交谈了大约两个小时。有三四次,他忍不住喉头的哽咽,话说到一半而打住。

为了写这本书,我采访了几十个人,每个人的口吻基调都与勒鲁相同。在许多次采访中,受访者眼眶里都泛着泪花,而橄榄球界的人士尤为激动。接受采访的人还有德斯蒙德·图图大主教、南非极右翼白人民族主义者康斯坦德·维尔乔恩,还有他的孪生兄弟、立场左倾的布拉姆等人。所有人回顾起那次赛事,情绪都很高涨,有时甚至近乎兴高采烈。

在分析整理为写作本书而收集到的全部材料时,我忽然产生了两个念头。念头之一是关于曼德拉的政治天才。政治的赤裸裸本质,就是说服人民,争取支持。所有政客都是职业说客,劝诱民众是他们谋取生计的手段。假如他们擅长游说,手段高明,善于拨动大众的心弦,其事业便成功兴旺。在这个方面,林肯是高手,罗斯福是高手,丘吉尔是高手,戴高乐是高手,肯尼迪是高手,马丁·路德·金是高手,里根是高手,克林顿和布莱尔也都是高手。他们都成功争取到了人民的支持。与前述诸位相比,曼德拉更不一般,他的雄心壮志难度更大。南非黑人内部,分歧重重,信条不一,肤色有别,部落各异,能够赢得全部黑色人种的支持,本身就是一大丰功伟绩。此后,他开始出击,要赢得敌人的支持。他如何得以实现这一目标?那些人人为他身陷囹圄而拍手称快,计划对他发动战争,一心想要消灭他,他如何赢得他们的支持?这正是本书讲述的主要内容。

我的第二个想法,是关于本书的目标定位。本书要讲述一段传奇般的历史,同时也想向读者展示一个如何成功地为人处世的范例。与人交际是一种艺术,在这个方面,曼德拉把握得比任何在世的人(很可能比任何历史人物)都更加娴熟。我采访过的人,不管原先持极右翼观点还是极左翼观点,无论起初畏惧他、憎恨他抑或崇敬他,到头来,都受到他感化,不是观点幡然大变,就是态度升华。他们一谈到曼德拉,如沐春风,眼中泛着光彩。借助这部不起眼的作品,我希望能让读者一瞥曼德拉的人性光辉。

第一章

曼德拉寓所里的早饭

1995年6月24日早晨

纳尔逊·曼德拉像往常一样,早晨四点半醒来,起床穿戴后,叠起睡衣,整理床铺。他毕生都是个革命家,如今,他成了一国总统,但二十七年的铁窗生涯,起居习惯早已固定,任何情况似乎都不能让他打破自己的惯例。

有时他在别人家客居,有时在豪华酒店下榻,甚至还曾在白金汉宫和白宫过夜,但起居习惯照旧。他曾旅行前往华盛顿、伦敦或新德里,时差必然会带来影响,但不论身在何处,他四点半醒来的习惯绝不改变,起床后便整理自己的床铺。曼德拉下榻过世界上许多酒店,客房清洁工往往发现,这位显赫的贵宾竟然替他们搞完了一半的工作,不由惊讶得目瞪口呆。曼德拉访问上海时,专门为他整理客房的女服务员对他的客居作风大为震惊,无所适从。随行人员将此事转告曼德拉,他便请女服务员来到自己的客房,向她道歉,说整理床铺就像刷牙,他从来都是自己动手,已经习惯成自然。

曼德拉还有锻炼身体的习惯,这始于他的铁窗生涯之前。他四五十岁时是一位律师,还是个业余拳击手。在那些日子里,他每天日落前要

跑步锻炼一小时,从自家位于索韦托的小砖房出发,跑到约翰内斯堡,然后折返。1964年,他被关进与开普敦隔海相望的罗本岛监狱,牢房小得可怜,他在那里一关就是十八年。别无选择,他只好原地踏步跑,每天早上跑一小时。1982年,他被转押至大陆上的一座监狱;同一间牢房的伙伴中,有他的挚友沃尔特·西苏卢,还有另外三位南非反种族隔离的资深斗士。那间牢房挺大,面积大致相当于半个网球场,他便有了绕小圈跑步的空间。狱友还在梦乡的时候,他已经启程,开始跑自己的室内半程马拉松。问题自然就来了,大家对这位可敬的同志大发牢骚,毫不客气,抱怨这位六十岁的老人精力过盛,每天早晨都脚步嗵嗵,无情地敲碎了他们的美梦。

1990年2月,年届七十一岁的曼德拉终于获释,他的日常锻炼稍稍放缓,不再奔跑,改为健步,脚步依然轻快敏捷,仍是每天早晨天亮前锻炼一小时。1992年4月,曼德拉与第二任妻子温妮离异,迁居到约翰内斯堡的霍顿区,每天早晨就在住处周围健步锻炼。两年后,他当选总统,有两座官邸可供选择:一座在比勒陀利亚,另一座在开普敦,但他还是觉得霍顿区那所自家的房子更舒适。那是个位于繁华区域的安乐窝,地处非洲最富庶的大片都市区北郊,不久前还只允许白人居住。来自洛杉矶的游客一定感到吃惊:霍顿区与比弗利山竟如此相似!曼德拉身陷囹圄的漫长岁月里,白人在这享受着优裕的生活,如今,他觉得自己也赢得了几天好日子。他喜爱霍顿区闲适雅致的气氛,喜爱早晨健步时在枝繁叶茂的环境中呼吸新鲜空气,喜爱与白人邻居闲谈,有时还会参加他们举办的生日聚会,或是其他庆典集会。曼德拉担任总统后不久,有位十三岁的犹太男孩来他家走访,将一份请柬交给大门外的警察,邀请他参加自己的受戒仪式。几天后,男孩的父母接到曼德拉打来的电话,惊愕不已。曼德拉询问去他们家该怎么走。更让他们吃惊的是,儿子的这一重要仪式当天,身材高大的曼德拉出现在了他们家门口,笑容满面。在这个社区,曼德拉日子过得很舒适,与邻居们关系融洽。假如他是昔日来到此地,不论他年纪多大,白人都叫他“花匠小子”。他越来越喜爱霍顿区,整个总统任期,一直住在这间寓所,只有为职责所迫的时候,才

在总统官邸过夜。

南半球冬天的这个早晨，曼德拉像往常一样四点半醒来，穿好衣服，整理自己的床铺……但接下来的举动却令人惊讶——他一改终生遵循的常规，天亮前破例没去健步。他下楼来到餐厅，坐在椅子上吃早饭。前一天晚上，他已经通盘考虑过这个早晨的安排，还通知了总统卫队，让他们第二天早晨可以在家多睡一小时，不必五点就赶来，推迟到六点。保镖们听了又惊又喜。他们确实需要多休息一会儿，因为，在这一天，不但曼德拉要经受考验，他们同样也得面临一场考验。

另一个征兆也预示着这一天是个非凡的日子。曼德拉通常不会感到紧张，但这个早晨，他却感到肚子里仿佛拧了个结。他对我坦言：“你无法想象我那天要经历的事情，我太紧张了！”他阅历傲人，可谓久经江湖，此际这般袒露心声，足以叫人称奇。这可不是他1990年2月获释的日子，不是他1994年5月发表总统就职演说的日子，也不是1964年6月的那个早晨（当时他在牢房里醒来，忐忑不安，不知道法官要判他死刑还是终身监禁；最终，法官判他终身监禁）。这一天，他的祖国南非有一场重要比赛，对手是新西兰。那场比赛是世界杯橄榄球赛的决赛。他的同胞们都跟他一样紧张。当时，南非这个动荡的国家正要从危机滑向灾难，恰在此刻，举国民众却都在为国家队能否获胜而牵肠挂肚，这一点非同寻常。

以往，报纸上凡是有引人注目的报道，几乎总是意味着发生了或即将发生糟糕的事件；要么就是出现了某种众人态度莫衷一是的新闻，一部分国民当成好事，另一部分人则视之为坏事。但在这个早上，全国上下实现了史无前例的一致，四千三百万各种肤色的南非国民心怀同样的热望——“跳羚”队获胜。

也有极个别例外。开赛前几小时，一位不满现状者依然希望南非输球。这个人是贾斯蒂斯·比克比克，生性桀骜。他坚持自己的所谓原则立场。不过，他心里清楚，谁也不会期盼对手获胜，谁也不会认同他的愿望。无论女友还是家人，都不会赞成他。在他居住的黑人小镇帕巴利罗，他最好的朋友们也不会附和他。当天下午，身穿绿色比赛服的南非

橄榄球队，首发十五名球员中，除了一名黑人，其余全是白人。即便如此，比克比克认识的人全都追随曼德拉的立场，支持“跳羚”队。要知道，在这个国家，黑色或棕色皮肤的人占总人口将近百分之九十。比克比克固守自己的成见，对于全民此番近乎陶醉的感情共鸣，不为所动。他心目中的英雄领袖曼德拉也像着了魔，这让他深感不解。

从表面上看，比克比克的态度无可厚非；在他看来，曼德拉和其他人不但错了，简直全都发了疯。橄榄球并不是属于南非黑人的体育项目。比克比克、曼德拉和绝大多数黑人同胞从小就没接触过橄榄球，也不青睐这项运动。此刻，曼德拉突然变成了铁杆橄榄球迷。假如他愿意说实话，肯定会承认，自己对这种比赛的规则都不甚了了。其实，曼德拉与比克比克一样，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发自内心地憎恶橄榄球。那毕竟是白人的体育项目，尤其为占南非白人多数的荷兰裔白人钟爱，是种族隔离主义老爷们的游戏。长期以来，有色人种视“跳羚”队为种族隔离和种族压迫的象征，与昔日白人高唱的国歌以及白人升起的国旗差相仿佛。比克比克和曼德拉都因为反抗种族隔离制度而蹲过监牢，他们这类人心中的反感，理应更加强烈。比克比克三十四岁，曾在牢狱中度过六年光阴。

另一个人，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，也许会与比克比克有同感，巴望着“跳羚”队一输了事。这个人是康斯坦德·维尔乔恩将军。维尔乔恩此时已经退休，在黑人革命分子与政府对抗最激烈的时期，他曾担任南非军方总司令达五年之久。他死守种族隔离政策，制造的流血事件之多，远远超过了比克比克们反种族隔离活动的次数，然而他并未因自己昔日的行径入狱。他本该为此感到庆幸才对，可他退休后反而组织起一支部队，对抗新的民主制度。这个早上，在开普敦，他起床后的心情与曼德拉一样，激动而焦虑，情绪也一如他那些荷兰裔白人朋友般亢奋。当天下午，他打算与那些人一道观看比赛的电视直播。

尼尔·巴纳德是个难以定位的荷兰裔白人，他在不同时期分别与曼德拉和维尔乔恩对抗。此刻，他的心情比以前的诸位敌手更加紧张。在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最后十年，他曾担任南非国家情报局局长。这一

天,他准备在家里陪家人看比赛直播。他家在比勒陀利亚,位于开普敦北面九百多英里,若开车去约翰内斯堡,只需四十分钟。巴纳德与臭名昭著的死硬派总统博塔关系极为密切。右翼和左翼都认为,他是个阴险毒辣的家伙,其恶名甚至远播境外。他一直是政府的捍卫者,确实忠于职守,却不细究他效劳的政府属于什么性质。他曾不遗余力地对付曼德拉领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。^{*}而在与曼德拉进行的和平谈判中,他也是幕后智囊。后来,他又力挺新建立的政治体系,对付右翼发起的进攻;要知道,他本人原来曾属于右翼。他被视为一个冷峻无情、令人恐惧的家伙,一旦放弃某条道路另作选择,就绝不回头观望。橄榄球赛是他的“减压阀”。只要“跳羚”队有赛事,他会撇开一切禁忌,用他自己的话说,变成个呐喊助威的球迷莽汉。这一天,“跳羚”队要打一场南非橄榄球史上级别最高的比赛。他早上醒来后,精神便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。

德斯蒙德·图图大主教也处于类似的境地。他个人生活的细枝末节,巴纳德以前都记录在案。曼德拉遭囚禁期间,图图一直在国际舞台上担任他的代言人。在所有的诺贝尔奖得主中,他大概是情绪最激动的一位。他本希望能亲临赛场,观看比赛。此等乐事,难得有其他事情可比。可惜他此刻身在旧金山,准备发表演说。夜里,他焦虑不安地四处寻找,总算发现了一间酒吧,在美国西部时间的破晓时分,可以去那里观看这场决赛的电视直播。上床之后,他辗转难眠,一心憧憬着“跳羚”队几个小时后能够克敌制胜。

说到球员们,假如在平常情况下,光是打世界杯决赛,大家就够紧张了。此际,他们还肩负着额外的重担。世界杯开赛前,这十五名直率的球员中,只有一两个人的脑海中曾经闪过一丝与政治相关的念头,仅此而已。他们与其他南非白种男人没什么两样,跟世界任何地方的男人也都相同,难得关心政治,最大的爱好就是体育赛事。但是,一个月前,在本次世界杯开赛前一天,曼德拉专程来看望他们,他们脑子里恍然有了新观念,感觉自己摇身一变,化身为一场政治大戏中的演员。决赛这天

^{*} 下文简称“非国大”。——译注

早上,他们顾虑难除,个个心里清楚,如果战胜了对手新西兰,或许能实现一个看似不可能的目标——让南非这个因种族不同而人心离散的国家产生出全民一心的凝聚力。要实现这一目标,世间没有其他更为有效的手段。

在约翰内斯堡北区,距曼德拉住处不远有一家豪华酒店。“跳羚”队的球员就下榻于此。这天早上,队长弗朗索瓦·皮纳尔醒来,心事重重,好一阵子才想起自己身在何处。他外出跑步,做赛前准备,却不知道自己要跑向何方。他集中精力,专心考虑当天下午要进行的比赛。橄榄球赛是比拼速度、较量勇气的大型对弈,况且“跳羚”队的对手还是这一赛事中的王牌之师——绰号“全黑”(All Blacks)的新西兰国家队。后者是世界上最棒的橄榄球队,也是有史以来的最佳球队之一。皮纳尔清楚,与“全黑”队较量,“跳羚”队十场比赛九场都会输。

这一天,比“跳羚”队球员责任更加重大的人,就是总统卫队成员林加·蒙沙米。他接到委派,担任总统卫队的“一号”保镖。从曼德拉走出家门,前往赛场,直至离开赛场,回到寓所,蒙沙米必须贴身保卫总统,距离不能超出一步。蒙沙米当年曾是非国大的游击队员。凭着自己的职业素养,他心知肚明:总统这一天的行程,风险极大。

上司准许蒙沙米多睡一小时,他心里十分感激。起床后,蒙沙米驾车驶向霍顿区,开往曼德拉的住所。早上六点钟,他来到大门口的警卫岗。没过多久,曼德拉的总统卫队抵达了。卫队共有十六人,半数队员以前是白人警察,另外一半是黑人,与蒙沙米一样,游击队员出身。像每天早晨一样,卫队在寓所前的小院落聚成一圈,指挥官站在中间,向队员通报国家情报局收到的情报,提示大家密切提防可能遭遇的威胁,介绍体育场通道的详细情况,以及前往体育场途中的各个敏感地段。总统卫队特遣队有四辆汽车,其中一辆出发去侦察路线,蒙沙米与其他人留下来,依次检查武器,彻底查看曼德拉乘坐的灰色防弹奔驰轿车,然后埋头处理文件。卫队成员在编制上隶属于警察部门,总有许多表格要填写以作为内部记录,而此刻正是做这种事的最佳时机。如果一切正常,他们出发前还有好几个小时可供消磨,因此,蒙沙米和同事们便有了充裕的

时间,在行动前聊上一阵子。

“一号”保镖由卫队成员轮流担任。蒙沙米明白自己当天承担的特殊责任,一门心思都集中在这项重大任务上。他二十八岁,身材高大,行动敏捷。从曼德拉就任总统那天起,蒙沙米就开始在总统卫队效力,亲历过多次险情。曼德拉往往坚持在某些难以确保安全的地方公开露面(诸如荷兰裔白人聚居的乡村地区这类右翼堡垒),还喜欢不加选择地投身到人群中,与民众随意接触。他经常不按预定计划停车,甚至会突然吩咐司机在一家书店门外稍停片刻,因为他突然想起要买一本小说,也不考虑因此会造成何种骚动,只顾漫步逛进书店。有一次,在纽约,他奔赴一个重要约会,遇到交通堵塞,便从轿车里推门而出,径直沿第六大道步行,路人见了他又惊又喜。他的保镖苦苦央求:“不行,总统先生,请您……”曼德拉则回答:“不。听我说,你的工作你当然操心,可我得操心我的工作。”

这一天,总统卫队的工作性质不同以往,将来也可能不会再面对类似的挑战了。曼德拉下午要去现场观看比赛,此行必然凶多吉少。在蒙沙米心中,形势就像《圣经·但以理书》中的但以理身陷狮窟,不同之处在于,埃利斯公园体育场上蛰伏着六万两千头狮子。这座体育场距离霍顿区不远,向来被看成是白人霸权的一个象征性地标。现场百分之九十五的观众将是白人,其中大多数又是荷兰裔白人。曼德拉从来没有在如此大规模的这类人群中露过面。这一回,他不但要在这群靠不住的民众中现身,而且,开赛前,他要步入球场,与球员握手,比赛后,还要向获胜一方的队长颁发奖杯。

在蒙沙米的想象中,那将是一场可怕的梦魇——宿敌人数众多,一个个身穿卡其色衬衫,挺着啤酒肚,将曼德拉包围在中间;这些人大半生受到的熏陶就是曼德拉乃南非头号恐怖分子。其实,曼德拉心怀绝对真诚的现实目标。他的使命一直是废除种族隔离制度,建立非国大倡导的“超越种族的民主”。曼德拉现在担任了总统;一年前,一人一票的选举在南非历史上首次得以实现,但曼德拉的事业尚未完成。他必须打好新民主体制的基础,必须让这个基础有能力抵御各种潜在的威胁。历史证

明,像南非经历的这种一夜间政权由宿敌集团完全掌控的时局巨变,必然导致反革命运动。富有军事经验、武装到牙齿的极端分子随处可见,他们人数众多,组织健全,武器精良,仿佛美国“三 K 党”的南非翻版。蒙沙米以自己的政治阅历判断,在这种情况下,白人右翼恐怖主义活动随时可能出现,这正是曼德拉就任总统后极力要避免的。

要避免爆发白人右翼恐怖主义活动,就要让全国的白人顺乎他的意愿。曼德拉就任总统之初便洞察到,世界杯橄榄球赛是一个机会,他有可能借此良机赢得白人的民心。因而,他竭力说服一贯追随自己的黑人同胞,要大家放弃原本合情合理的成见,转而支持“跳羚”队。今天,他要在体育场向荷兰裔白人表示,他们的球队也是他的球队,他要与他们分享成功的喜悦,或者分担失利的忧伤。

这一计划的执行过程却危机四伏。曼德拉可能遭遇极端分子袭击,甚至枪杀,这一天的盛会便将完全事与愿违;若“跳羚”队在比赛中惨败,计划也将落空;假如荷兰裔白人球迷嘲弄南非黑人珍视的新国旗,甚至打出黑人憎恶的橙蓝白三色旧国旗,情况将变得更糟。黑人聚居的乡镇中,千百万观众受此大辱,肯定怒不可遏,转而为新西兰队喝彩。以“跳羚”队这次比赛为契机,曼德拉努力培育民族和解,此番大业却可能毁于一旦,甚至产生潜在的动荡后果。

但是,曼德拉是个乐观主义者。他相信事情终将圆满,不曾怀疑“跳羚”队将赢得比赛的胜利(在这个问题上,他属于为数寥寥的少数派)。这个明媚的冬季周末早晨,他坐在餐桌旁,像往常一样享用那顿分量充足的早饭,精神虽然紧张,心情却很愉快。这顿早饭,他先吃了半只木瓜;然后动手调制玉米粥,在干玉米片中加入什锦果仁和葡萄干,用热牛奶冲泡;接下来是一盘青菜沙拉;还有果盘:三片香蕉、三片猕猴桃、三片芒果;最后,他为自己斟了杯咖啡,添加些许蜂蜜来调味。

曼德拉盼望着这场比赛的到来,早饭吃得有滋有味。此际,他才意识到,自己一生都在为这一时刻做铺垫。壮年时期,他四十多岁加入非洲大,五十多岁成为这一组织的领导人,勇敢接受挑战。平静枯燥的狱中岁月,他在孤独中坚韧依旧;铁窗后面,他坚持锻炼,以此养生,从不怀